

K 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流水年华

● 何
顿 / 著



流水年华

何 顿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水年华/何 顿著

liushuinianhua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902—X

I.流…

II.何…

III.小说—中国—当代

IV.I·1459

流水年华

liushuinianhua

© 何 顿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1.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4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902—X/I·1459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何顿,原名何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男,长沙市人;1959 年生于长沙;1977 年于长沙某中学高中毕业,下至开慧公社当知青;1979 年考入湖南师大美术系,学油画;1983 年毕业分到某电工厂子弟学校教书,后又调到长沙市某中学教书,再后来从事小说创作。现为长沙市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1989 年在《芙蓉》上刊登了中篇处女作《古镇》,从此步入文坛。现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 300 余万字。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颠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看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流水年华·····	(1)
混沌年代·····	(84)
绿瓦屋·····	(169)
赵公和尚·····	(181)
尉问演出·····	(197)
古镇·····	(281)
代跋:个人化的时代境遇与欲望化的当下叙述·····	
·····	张 钧(338)
附录:何顿主要作品目录·····	(359)

流水年华

我这个人想得通，也就没什么追求。在我们这个小镇上，你再追求，也不会有更多的东西给你。生活在我们黄家镇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倒了八辈子霉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都是前世犯了罪造了孽的男人和女人，假如人有前世的话。我们镇上的人都抱怨自己投错了胎，投在了黄家镇。我老公说，他下一世一定要投胎到北京或上海，去享受那里的荣华和富贵。你相信下一世吗？我相信人的生活只有一次。但我们镇上的一些人，既相信前世又相信还有来世，所以都不那么努力地活着。我或多或少受了一点影响，也没打算好好地活，反正大家都这样，我也没打算标新立异。

既然不打算努力，于是我有一半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我喜欢睡觉。一天里，有五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睡眠中。为此，我母亲常常指责我，摆出很担心的样子道：你看你，一辈子都睡不醒，何得了啰。

何得了啰就是不得了的意思。这是母亲为我着急。母亲骂

我说：你到外面去玩也比一天到晚睡觉好。你这个懒鬼，你真是那种懒得屙血的女人。懒得屙血是骂人的话，就是说我太懒了。我不服。第一，我没有一天到晚睡觉，这不符合事实。我一天最多睡十二个小时，通常是十个小时。按一天二十四小时计算，另外的十二或者十四个小时我是醒着的，头脑也比较清醒。第二，我并不像母亲批评的懒得屙血。家里的家务，我至少揽去了三分之一。比如择菜洗菜，虽然这是我父亲规定我每天完成的事情——我从读小学五年级起就接过了这个任务，就像我们唱接过雷锋的枪一样，直干到今天。还有扫地抹窗户，这是我主动承担的家务。父亲并没规定我扫地抹窗户，母亲也没逼我扫地抹窗户。这是我看不下去而主动挑起重担。最开始我是自己要干，现在变成了不干不行，不干父母就会催我干。把地扫一下，父亲说，到处都是布屑、线头，越来越不像话了。那语气里尽是指责，似乎是我越来越不像话了。母亲也唯恐落后，盯着窗户说：桃子，窗户上尽是灰，把窗户抹了。第三，除了择菜洗菜和扫地抹窗户，我还得承担很多锁三线边和绞扣眼的活儿。如果父亲把我开除掉，他就得专门请两个人来锁三线边和绞扣眼。我绞扣眼和锁三线边又快又好，令身为老裁缝的我父亲也不得不点头称是。所以，我并非懒得屙血。我母亲在数落我时，总是尽夸张之能事，以达到她批评的效果。这就是我母亲——一个总希望她的女儿勤快得发疯的和生性多疑的女人。

请记住我的话，我母亲是个生性多疑的女人。

二

我现在要说说我们家。我们家住在白水县黄家镇。前文已

说了，全中国最倒霉的人都住在我们黄家镇。首先它离县城十几里路；其次它肮脏不堪，有时候一个小孩跑过也会扬起一片黄土；第三镇上的人个个都疲疲塌塌，常常眼睛上沾着眼屎，坐在门坎上晒太阳。他们什么也不做，他们就是坐着，你望着我我瞪着你地坐着，抽着烟，一边晒太阳一边呼吸着灰尘。偶尔那些男人也凑在一起下棋，把墨线画的木板棋盘砸得砰砰叭叭响，听上去同放枪一样激烈，一边吆喝喧天地叫叫嚷嚷个不休，杀声此起彼伏，你初来乍到，还以为街上打起仗来了。

我们这条街是全世界最烂的街。

我家的门窗就当街。在我家的门楣上，钉着我父亲亲手写的一块木牌：黄小狗缝纫店。字体歪歪扭扭，同鸡爪子扒出来的似的。但镇上的人都认它。黄小狗是我父亲的大名。我父亲没有小名，只有一个名字：黄小狗。爷爷取的。我奶奶说，在她生我父亲时，我家的那条母狗同时也生了一条小狗，所以爷爷就同我父亲取名黄小狗。这个名字好。狗贱。狗不会经常生病。狗有顽强的生命力。我父亲果然就很贱，果然就有顽强的生命力，以致后来我母亲骂他是一条老不死的公狗。你这条老不死的公狗，你搞刘堂客。她有什么好日的？瘦得同柴棍子一样，又丑。似乎刘堂客丰满点的话，如果还漂亮点的话，就可以去日了。母亲骂父亲道：你丢我的脸咧，猪哎。这是我小时候睡在被窝里时偷听到的。那时候母亲和父亲经常吵架，父亲总是勾着头任母亲骂，而母亲呢，常常手舞足蹈地越骂越起劲，越骂声音越高。父亲偶尔也反驳两句，叽叽咕咕的，像一条小狗叫唤。

我继续说我们家。我们家是一幢青砖平房，它始建于哪一年，我不清楚。当我能认清它时它已经很旧了。屋梁早在我出生以前可能就发黑了，门窗也破败不堪。通向堂屋的门坎已早

被我的爷爷奶奶或者更上一辈的人坐出了一个窝，那是屁股磨出来的。堂屋现在成了缝纫店，摆着两台缝纫机和一台锁三线边的三线机。走进堂屋，有四张门，两张门通向左右两边的正房，另外两张门通向里面的厨房和厢房。后面是一个小院子，栽着葡萄、美人蕉和两棵桃树。桃树已经老得不结果子了。一到三月份，它开满了红艳艳的桃花，桃花一谢，它就长满了树叶。我父亲曾经想把它们砍掉，另外栽两棵桃树或者梨树，但奶奶反对。因为它们是我死去的爷爷栽的。它是我爷爷留给奶奶的唯一纪念物。爷爷除了留下这两株桃树，什么也没留下，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爷爷死时，墙上挂着的遗像是爷爷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少尉排长时照的一张像，那时候他只有二十岁，还不认识奶奶。那是我爷爷为了取悦我曾祖母，叫我曾祖母对他放心，在旧长沙特意照一张相寄回给我曾祖母保存的。后来爷爷再也没照过一张相，即便他后来和奶奶结婚，也拒绝照结婚照。他固执地认为照相会损阳寿，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听说的。爷爷活了七十三岁。他是我家男性生命中，寿命活得最长的。我的两个叔爷爷和我伯爷爷及我的曾祖父，据奶奶说都是在六十岁上下就去世了，一色地都是被胃癌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胃癌是我们家族男性的病史。我怀疑我父亲和我弟弟身上都潜伏着胃癌病根。这是遗传基因作怪。他们都很矮和很瘦，即使是天天吃鸡和吃肉，也不长身体，而且常常说胃疼。

我现在继续说我家的房子。父亲和母亲占据着一间窗户当街的正房，奶奶占据着另一间正房。后面的房子称作厢房，我、我弟和我小姨分别住着三间厢房，另一间厢房做了杂屋。而这四间厢房形成的堂屋是我们家的厨房。这间堂屋已被油烟熏得乌黑的了，屋梁上均吊着一串串长长的烟灰。有时候一不小心，一串烟灰就掉在你身上。若你碰巧穿的是白衬衣，那就

惨了，怎么洗也洗不掉，像印有我们家族的徽章一样。我弟和我的一个女同学的白衬衣上曾出现了这种局面：一串黑灰掉在了他们衣服的肩头上，形成了类似于鸡爪的印渍。直到那件白衬衣穿旧了，继而穿烂了，那个灰色的鸡爪印仍然存在。我的房间终年阴霉霉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在我房间里发芽、生根、开花和结果。这是因为我的窗户被葡萄藤遮得严严实实，即便我把窗玻璃擦得明明净净，房里仍然绿阴阴的。这种光线肯定适合寄生植物生长。比如桌子脚上长出了一皮绿叶儿，又比如凳子的裂缝里长出了细小的蘑菇，还开出了更细小的白点点花朵。真是气死我了。我的被窝每隔一个星期就要拿到阳光下暴晒，让无情的太阳去同那些细菌作顽强地斗争。我相信如果不这样，它们一定会生出一条条虫来。因为只要有一个星期，被窝就滑腻腻的，摸起来沾手。这一切都是因为窗户上爬满了葡萄藤的原因。我曾经把缠在窗户上的葡萄藤砍了，但没隔两天，又有一崭新的葡萄藤围了上来，我又砍，它们又围了上来，而且更加迅速地把我的窗口包围得紧紧的。它们都热爱我的窗口，似乎我的窗口对它们很温馨一样。这使我气馁和绝望。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一天天长大的，这使我患下了害怕太阳光的毛病。我一站到太阳下就头晕，站久了还会晕倒。这就是我的身体，一个结婚三年了，却不晓得怀孕是怎么回事的身体。

我老公很不耐烦。你怎么不怀孕？他咄咄逼人地盯着我。

我怎么晓得？我茫然地望着这个一性交就跟公猪一样发出哼哼叫的男人。我小姨、我母亲和父亲都讨厌他哼哼叫，让我要他别叫。可是我阻挡不了他，他说他不叫不舒服。他说我叫我的，关他们屁事。我老公说：我妈妈要你到医院里检查。

我怎么会让一个男人去检查我的私处？我们镇医院的医生

一色的男性，他们对女人来看妇科病饶有兴趣，检查一气，盘查一气，弄得很多人在茶余饭后都抱怨他们品行不端。我怎么会去脱光裤子让他们检查？我对老公说：要检查你去检查。我不会去。我就是一辈子不怀孕，我也不会去让别人检查我这里。

三

我估计我这间房子只适合植物生长，不适合动物怀孕。我曾经想和我奶奶换间住房。奶奶不同意。奶奶说她是在那间房子里生的我父亲，我叔叔，我姑妈，所以她不会离开那间房子。我后来想同我小姨换住房。她那间房子的窗户没被葡萄藤覆盖，虽然也有些阴暗——那是一株桃树形成的，但比我的房间明亮多了。小姨不肯换，她也嫌我的房间太霉暗了。她进来看了一眼。她很少进我的房间。她说她没有窥伺私隐的癖好，似乎我有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她还说她现在关心自己都关心不过来，她还有什么资格去关心别人？那天她走进我房间膘了一眼，她只对我墙上的喜字感兴趣。墙上贴着一个很大的喜字，那是三年前我结婚时，隔壁的王大嫂送我的。她没送别的礼物，也没像其他街坊一样凑钱打红包，就送了这个喜字，是她亲手剪的。她就是这个手艺，剪喜字和鸳鸯的手艺。喜字上剪着一对鸳鸯，正嘴对嘴亲吻，本来很有意思，但这会儿喜字的有一笔掉了（它已掉了一年了），于是有一只鸳鸯的下半身也就没了。你还没把这个喜字撕掉？小姨问我。

我说干吗要撕？事实是它有几次要掉了，我又重新拿浆糊贴了上去。我喜欢这面墙上有这个喜字。如果这面墙上没这个喜字，这面墙就显得很空，还很霉暗。喜字虽然不像三年前那

么红红艳艳了，但它总算还是红色。女人都喜欢红色。红色代表花朵，象征着永远不落的太阳。我就喜欢红色。我从小就喜欢穿红衣服：红毛衣，红罩衣，红棉袄。红色是我喜欢的颜色之一。我觉得一间房里没一点红色，这间房子就死气沉沉。这也是我保留这个喜字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王大嫂剪的这个喜字是我和我老公结婚的见证。从喜字贴上墙那天起，我不再是姑娘了，而是我老公的女人。他是个长着一双小手的男人。我结了婚以后才发现他的手比我的手还要小一圈。我们两人的手贴到一起比较，他的五个手指比我的五个手指都短半公分。他的脚只有三十六码。我的脚还有三十八码呢。他比我矮一公分半，也许这是他的手脚比我的手脚小的原因吧。我倒觉得他是小脚女人，而我是男人。

小姨不肯与我换房。小姨说：我懒得搬。

小姨又说：你房里太暗了，白天还要开灯才看得见。

小姨给我出主意说：桃子，你去同你奶奶兑房吧。奶奶会同意的。

我说奶奶不肯。

小姨就暧昧的模样笑笑走了出去。

我想换房的事也就告吹了。我想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在这间房子里生，这间房子里长，这间房子里死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些事情你是可以解决的，有些事情你是无法解决的。我老公是镇造纸厂的一名工人，而镇造纸厂不可能有住房给我们，镇造纸厂都快要垮了。造纸厂排放出的废水流入到湘江河里，杀死了一些鱼，还让一些老百姓拉肚子，弄得下游的老百姓很气愤，告到上面，上面来了人，不由分说地勒令造纸厂停工，也不管造纸厂几十号工人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于是我老公只好耷拉着脑袋，每天坐在厂里等厂领导安排事情做。厂领

导对我老公说：回去吧。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要干什么呢。不过我老公是个很固执的人，照样天天去厂里坐着。他认为与其坐在家里等死还不如去厂里游手好闲好。我老公太爱那个厂了，他十五岁就顶母亲的职进了镇造纸厂，当时他初中尚未毕业，现在他三十岁了。他在那儿幢破房子里干了整整十五年，他热爱那儿幢制造大量污染的房子。他喜欢听那儿的机器响。他觉得那比音乐还好听。他那双粗糙的小手特别爱摸他自己造出来的纸。这就是我老公，一个一心指望工厂突然会好起来的男人。我想那座工厂永远也不会好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更新厂里的设备。那需要一大笔钱，镇政府没有这笔钱，县政府也拿不出，所以我老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地位摇摇欲坠。我嫁给他时，他是国家的工人，按理说是旱涝保收的（当时跟我做介绍的王大嫂就是这么说的），身上有一种优越感。现在这种优越感像孔雀东南飞一样飞走了，他不再在我面前骄傲了。

我老公姓陈，他的爷爷是外来户——河南人，讨饭讨到了我们黄家镇，后来被一个一脸麻子的寡妇收留了，于是生下了他父亲。他父亲是第一代黄家镇人，九岁开始就学做油漆匠，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的油漆师傅。二十年前，镇小学建造礼堂，请他去漆一个嵌在礼堂门楣上的水泥五角星，他爬到脚手架上漆了一半，突然感到眼前一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死了。那时候我老公十岁，在镇小学读四年级，我当时读小学二年级。有人指着他的背影悄悄告诉我，那个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的油漆师傅就是他的父亲。我当时丝毫也没想到十多年后会成为我老公，一个造爱时，在我身上如青蛙一般蹦来蹦去的男人。